

高加索灰阑记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著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Bertolt Brecht

张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加索灰阑记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著

张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加索灰阑记/(德)布莱希特(Brecht, B.)著;
张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27-5548-6

I. 高… II. ①布…②张… III. 戏剧文学—剧本—
德国—现代 IV. I51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5260号

BERTOLT BRECHT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高加索灰阑记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BERTOLT BRECHT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著	责任编辑	周冉
	张黎 译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插页 1 字数 49,000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548-6/I·3254

定价: 23.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602918

人物表

歌手阿尔卡第·车依采

歌手与乐队

一个老农民

一个农妇

一个青年农民

一个青年工人，以上都是加林斯克牧羊农庄庄员

一个老农民

女农艺师

青年女拖拉机手

伤兵和其余罗莎·卢森堡苹果栽植农庄的男女庄员

首都来的专家

总督焦尔吉·阿巴什维利

他的夫人娜泰拉
继承人米歇尔
副官沙尔瓦
胖侯爵阿尔森·卡兹贝基
他的侄儿比策干
医生尼可·米卡采和密卡·罗拉采
三个建筑师
京都来的骑马使者
兵士西蒙·哈哈瓦
帮厨女佣格鲁雪·瓦赫纳采
奶妈
厨娘
厨师
马夫
四个女佣
总督府仆役数人
总督府卫兵数人
铁甲兵
卖羊奶的老农民
两个富家太太

店家

鲁道维卡，他的儿媳

店小二

伍长

兵士“木头”

一个农妇和她的丈夫

三个商人

拉弗伦第·瓦赫纳采，格鲁雪哥哥

他的妻子阿尼珂

仆人

农妇

格鲁雪的临时婆母

她的儿子尤素普

修士阿纳斯塔修斯

婚礼客人

儿童

村文书阿兹达克

肖瓦，一个警察

逃亡者，大公

医生

残疾人

跛子

勒索者

一个年老贫穷的农妇

她的小叔子伊拉克里，强盗

三个富农

伊罗·舒伯拉采和山得罗·欧伯拉采

律师

一对老夫妇

乞丐和请愿人

兵士

参加跳舞的男女数人

楔 子

山谷之争

[一个遭到摧残的高加索村庄的废墟里，
围坐着两个集体农庄的庄员，喝着酒，
吸着烟。他们大都是妇女和老人，也有
几个兵士，还有一位是从首都来的国家
恢复建设委员会专家。

左边一个农妇（指着）我们就在那边的小山头上挡住了
三辆纳粹坦克，可是苹果园已经被糟蹋了。

右边一个老农民 我们那个漂亮的制酪场成了一片
废墟！

青年女拖拉机手 是我放的火，同志。

[停顿。

专家 现在请大家听一下这份报告：加林斯克牧羊农庄派代表来到了弩卡。该农庄在希特勒军队迫近的时候，奉政府之命，将所有羊群远迁到东方。现在该农庄打算迁回这个山谷。农庄代表视察了村子和地产，证明破坏程度十分严重。（右边代表点头）邻近的罗莎·卢森堡苹果栽植农庄（指左边）建议，加林斯克农庄原有的牧场，既然是一个不长牧草的山谷，就用来重新栽植苹果和葡萄。我代表恢复建设委员会，请两个农庄自行协商，决定加林斯克农庄要不要迁回这里。

右边的老农民 首先我再一次表示不同意限制发言时间。我们加林斯克农庄人，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这里，而现在却只准讨论半天！

左边一个伤兵 同志，我们再没有这样多村子，再没有这样多劳动力，也再没有这样多时间。

左边青年女拖拉机手 一切娱乐都必须实行定量配给：烟有定量，酒有定量，讨论也得是这样。

右边的老人（叹息）该死的法西斯！言归正传，让我来给你们说说，为什么我们想要回我们的山谷。理由有一大堆，可是我想用一个最简单的开一个头。玛

吉内·阿巴基采，打开羊奶酪。

[右边一个农妇从一个大筐里取出一大块
用布裹着的奶酪。掌声和笑声。]

右边的老人 请用，同志们，伸手吧。

左边一个老农民 (不信任地)这是笼络手段吧？

右边的老人 (在笑声中)这怎么能叫笼络手段呢？苏拉布，你这抢山谷的强盗。谁都知道，你要吃奶酪，连山谷也要吃掉。(笑声)我只要你说一句实话：这奶酪好吃不？

左边的老人 回答是：好吃。

右边的老人 嗯。(辛酸地)看来你不懂得什么叫奶酪。

左边的老人 为什么不懂？我明明告诉你，好吃嘛！

右边的老人 不可能好吃。因为这奶酪不比从前了。为什么呢？因为对我们的羊来说，新草不如旧草好吃。奶酪与奶酪不同，原因是草跟草不一样。请注意把这一点记到你的报告里。

左边的老人 可你们的奶酪挺好呀。

右边的老人 不是挺好，而是勉强过得去。年轻人总是埋怨新牧场不行。照我说，在那里简直没法活下去。那里的早晨也从来没有早晨的气息。

[几个人发笑。

专家 他们笑，你不必介意，他们了解你的意思。同志们，为什么大家都热爱故乡？因为那里的面包香，天高，空气清新，声音响亮，路好走。可不是吗？

右边的老人 这山谷自古以来就属于我们。

左边的老人 什么叫“自古以来”？没有什么自古以来就属于谁的。你年轻的时候连你自己也不是你的，而是卡兹贝基老爷的。

右边的老人 按照法律，山谷是属于我们的。

青年女拖拉机手 无论如何，法律也必须重新审查，看它是否还合理。

右边的老人 当然。难道一个人出生的房子旁边长一棵什么样的树没有关系吗？或者隔壁有什么样的邻居没有关系吗？我们要回来，就是为了我们的农庄有你们这样的邻居，你们这些抢山谷的强盗。你们再笑一场吧。

左边的老人（笑着）那么为什么你不平心静气听听你的“邻居”卡托·瓦赫唐，我们的农艺师，谈谈山谷的形势呢？

右边一个农妇 讲到我们的山谷，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呢。房屋并没有破坏得一千二净，至少制酪场的墙基还在。

专 家 不管在这里还是那里，你们都可以要求国家救济，你们是知道的。

右边的农妇 专家同志，这不是做生意。我不能把你的帽子拿走，送给你另外一顶，说“这顶好”。另外一顶可能好些，然而你更喜欢自己那一顶。

青年女拖拉机手 一块地跟一顶帽子可不一样，至少在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同志。

专 家 别生气。不错，我们必须首先把一块土地看做一件可以造出有用东西的工具。然而我们也必须尊重人家对于某一块土地的感情。在继续讨论之前，我建议给加林斯克的同志们说明一下，你们打算把这个有争执的山谷用来干什么。

右边的老人 同意。

左边的老人 对，让卡托说。

专 家 农艺师同志！

女农艺师 （身着军装，站起）同志们，去年冬天，我们这些游击队员在这片丘陵地带打游击的时候，

曾经讨论过，如何在打退德国鬼子以后把我们的苹果园扩大十倍。我起草设计了一个水利灌溉工程。我们在山湖那边筑一道堤坝，就可以浇灌三百公顷贫瘠的土地。那样，我们农庄不仅可以多栽植苹果，也可以栽植葡萄。然而，只有把原先属于加林斯克农庄如今发生了争执的整个山谷合并进来，这个设计才有用处。这是规划。（她交给专家一个夹子）

右边的老人 请你记上，我们农庄计划开办一个新的养马场。

青年女拖拉机手 同志们，这个设计是我们在那些白天黑夜想出来的，当时我们必须隐蔽在山里，我们的那几支枪经常缺子弹。连找一支铅笔都困难。

[双方报以掌声。]

右边的老人 我们感谢罗莎·卢森堡农庄和所有保卫祖国的同志！

[他们互相握手、拥抱。]

左边的农妇 当时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兵士，我们的和你们的男人，能够回到比以前更加富饶的故乡。

青年女拖拉机手 正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过的：“苏

维埃人民的故乡，也是理性的故乡！”

[右边的代表，除开老人，全体起立，同专家一起研究女农艺师的设计。发出这一类叫嚷：“怎么，落差二百二十公尺？”——“这里的岩石爆破掉！”——“实际上他们只需要水泥和炸药！”——“他们把水从这里赶下来，真会想！”

右边一个青年工人（对右边的老人）看，阿列可，他们要浇灌那些小山头中间的全部土地。

右边的老人 我不看。我知道设计一定会不错。可是我不能让人家用手枪逼着我。

左边的士兵 他们只想用铅笔逼着你。（笑声）

右边的老人（忧郁地站起，走过去观看设计图）可惜呀，这些抢山谷的强盗心里跟明镜一样，在我们的国家谁也抵抗不了机器和蓝图。

右边的农妇 阿列可·别莱什维利，一讲到什么新设计，你自己就热心得要命，这谁都知道。

专家 让我怎样记下来？我可以写，你们农庄为了成全这个设计方案，赞成把你们从前的山谷转让给他们吗？

右边的农妇 我赞成。你呢，阿列可？

右边的老人 （低头看图）我要求你们送给我们几份设计副本。

右边的农妇 这样，我们可以吃饭去了。一看到设计图，一乐意讨论，事情就完结了。我了解他。我们那里人都这样。

[代表们在欢笑中互相拥抱。]

左边的老人 加林斯克农庄万岁！祝贺你们的新养马场开张大吉！

左边的农妇 同志们，为了欢迎加林斯克农庄代表的来访，专家的来访，我们准备了一出戏，由民间歌手阿尔卡第·车依采协助演出，这出戏同我们的问题有联系。

[掌声。青年女拖拉机手跑去请民间歌手。]

右边的农妇 同志们，你们这出戏一定不错，我们为它付出了一个山谷。

左边的农妇 阿尔卡第·车依采能背诵两万一千行诗。

左边的老人 他指导我们排练了这出戏。要知道，请到他也实在不容易。同志，你们计划委员会应该想办法让他多到北方来几次。

专 家 我们管经济工作。

左边的老人（微笑着）你们负责分配葡萄秧和拖拉机，为什么不分配歌曲？

[民间歌手阿尔卡第·车依采，由青年女拖拉机手引导着走到中央。他身体结实，举止纯朴。同他一起的有四个携带乐器的音乐师。他们受到鼓掌欢迎。]

青年女拖拉机手 这是专家同志，阿尔卡第。

[歌手向四周围打招呼。]

右边的农妇 我今天有机会和您见面，感到非常荣幸。

自从上小学以来，我就听说过您的歌。

歌 手 这次是一出带歌唱的戏，差不多全体庄员都登台。我们带来了古老的面具。

右边的老人 是表演一个古老的传说吗？

歌 手 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它叫《灰阑记》，从中国来的。当然，我们的演出在形式方面做了更动。尤拉，拿出面具来。同志们，我们十分荣幸，使大家在一场难解难分的争辩以后得到一点消遣。我们希望你们会听到古代诗人的声音，在苏维埃拖拉机遮阴的地方唱出来，也还是好听。酒不同，掺起来

不一定对头，新旧智慧倒是调和的。好，我希望在
开演以前，我们大家先吃点东西。这样有好处。

许多人的声音 当然。大家到俱乐部去！

[大家高高兴兴地走去吃饭。当他们开始
走散的时候，专家走向歌手。

专 家 （对歌手）故事要演多久，阿尔卡第？今天夜里
我还得赶回第比利斯。

歌 手 （漫不经心）这本来是两个故事。要演几个
钟头。

专 家 （亲密地）不能压缩点吗？

歌 手 不能。